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十回 鳴師冤質訟督憲堂

話說馮兒到得撫院門前，打聽了一番。撫院並不出門，又非放告的日期，無路可投。祇得把信炮點著了一個。一聲響時，裏邊大人聽的炮響，霎時升堂。開了大門，聲聲喊道：“鳴冤人投進。”馮兒不慌不忙，走進前來。祇見堂規威嚴，人役森列。暖閣內坐著一位大人。馮兒近前跪下說：“民子初開，向上一遭。”早有茶房接去，送在公案桌上。大人從頭看了一遍問道：“你是何處的人，石生緣何叫你替他告狀？”馮兒回道：“小人是襄陽府城裏人，石生係小人的師父。他現在監中，家中並無別人。因此小人代師鳴冤，望大人垂鑒。”撫院道：“你怎小小的年紀，卻敢這樣放刁。魏大人在京都，石生視風馬牛不相及。石生被獄，或為別事。你說係魏大人唆撥，那是憑證？”馮兒回道：“魏太監專權弄勢，人所共曉。因去歲魏太監的家人，買去身師畫圖一張。上面有題得律詩四句。詩中有群奸草莽等字。他就說是譏諷的他。轉託學院，把身師拿到監裏。考完時還要解京究處。小人所供，俱是實話。並無半句誣捏。”撫院道：“依你所供，是一派的胡說。著人給我推出門去。”人役聽說遂把馮兒拉著，向外就走。撫院猛然看見，馮兒在日光之下走著，並無照的人影。便立刻叫道：“快把他帶回來。”馮兒聽說，轉身回到堂前。從新復又跪下。撫院發怒道：“從來陰鬼無影，本院坐的是朝廷法堂。你是那裏的山精水怪，白日青天，竟敢在此胡鬧。叫左右給我拉下去打。”左右人役，把馮兒扯翻在地。喝聲“行杖”打下一板去，是一股白氣，打到三十，並無半聲叫苦。及至放起距離曲踊，倍覺精神。撫院大怒，叫聲：“給我夾起來。”人役聽說，將馮兒放倒，把腿填在夾棍裏。直夾了有三個時辰，方纔解去。馮兒神色依然如初。撫院道：“這分明是鬼無疑了。”著家人到宅內取出天師禁鬼符一道，貼在馮兒胸前。又用紙使印一塊粘在馮兒背後。從來陰鬼，原怕天師的法符，朝廷的印信。竟把馮兒一時制的不能動轉了。遂著人送入監中。分付禁卒，留心看守。

卻說馮兒在監中，坐到三更時分。揭去身上的符印，逃出監來。正要尋個去路。忽聽得街上傳鑼響亮，人役喝道之聲：卻是本省城隍出來巡街。馮兒躲藏在個更棚裏。城隍走的相近，叫聲“住轎。”分付鬼卒道：“此處有甚麼冤鬼，竟致得怨氣冲天。給我搜來。”鬼卒過去一搜，就把馮兒帶到轎前，跪在地下。城隍問道：“你是何方的遊魂，敢在這個去處作怪。”馮兒就把石生被害，並他代為鳴冤的情由，一一稟知城隍。城隍道：“據你所供，這番意氣卻有可取。但你的年紀，甚是幼小。常在陰司裏飄飄蕩蕩，何年是個出頭的日子。依本府看來，不如把你送在一個富貴人家，脫生去罷。”馮兒問道：“蒙太爺垂憐，小人感恩不盡。但小人有兩個姐姐，現在襄陽。業師石生，還在監中。小的轉生以後，就再不得見面了。”說罷，痛哭。城隍又分付道：“你也不必如此悲戚。你那兩個姐姐與石生係有夙緣。不久，即成夫婦。剩你自己，何處歸宿。魏賊一千奸人，不久禍事將近臨頭，冤也不必你鳴。你姊妹師徒，日後重逢有期，無煩過為留戀。”叫鬼卒“把他送到杭州府錢塘縣裏，程翰林家投胎託生去罷。”鬼卒得令，領著馮兒，起陣陰風，一直去了。

卻說程翰林名謙，學搗光。是一個翰林院侍講。曾點過兩次主考，做過一任學院。因他母親年邁，告終養老回家。年紀不過五十歲，一妻一妾。夫人蘇氏，生得一子，名喚程炘。生來姿質魯笨，念書念到十七八歲，總不明白。屢次應考，盡落空網。程翰林在前也不知道他兒子是個何等樣的學問。及至回家，逐日盤問。方纔知他不通。凡做一篇文章，功夫必須兩天。程翰林也懶於給他改抹。

側室柳氏身懷重妊。八月十三日，夜間時當分娩。蘇氏夫人聽說，著人請下穩婆。房中點上燈燭。叫丫頭媽媽，緊緊在旁邊伺候。他也不住的時來照看。鬼卒領著馮兒的靈魂，早在門外等候。及至時辰將到，鬼卒把門上的簾子一掀，馮兒往裏看時，祇見床上坐著一個少年婦人。聲聲叫疼，旁邊一個穩婆緊相依靠。住的卻是朱紅亮福的好房子，纔到回頭，被那鬼卒一把推到床上。呱的一聲，早已投胎落草了。穩婆抱起來看，乃是一男。蘇氏夫人不勝歡喜，遂報喜於程翰林。程翰林也甚是欣幸，就起名叫做程燁。馮兒投生之時，卻未曾喝過迷魂湯，心裏極是清白的，但輕易不敢說話。過了三朝、滿月，漸漸的添了些見識，卻總不想家。長到一兩歲，祇會認人，不能出語。程翰林夫婦恐真是個啞子了，卻也無從問他。

一日，程翰林與程炘在書房裏講書。家人來請喫午飯，適值程燁在書房中玩耍。心中想道：“我哥哥年紀已過二十，連個學還不能進。必定是文章不好，我找出來看看方妥。遂把外門關上，走到屋裏，上到椅子上。就書裏翻出三篇沒動筆的文章來，看了一遍。不覺大笑道：“這等文字，無怪乎不能進學。”就磨了磨墨，把筆膏了膏，大批大抹，頃刻之間，把三篇文章登時看完。末後題了一首七言律詩，以代總評。其詩云：

軋茁殊屬太支離，外落孫山固所宜。
書讀五車方為富，文成七步始稱奇。
少年不受懸梁苦，老歲無聞後悔遲。
從此問津尚未晚，將來應有人數時。

評完了，卻把三篇文章仍舊放在書裏。下來椅子，開了門，就住院裏去了。卻說程翰林喫飯已完，領著程炘，仍來書房裏坐下。程炘見他的書放的不是原舊去處。便拿過來，掀開一看。見三篇文章，俱經動了筆。心中詫異道：“這是何人，敢來作踐我。”就送與他父親一看，程翰林觀其批評恰當，詩句明白。但字畫不成個頭。心裏也甚是異樣。遂叫看門的來問道：“我去喫飯有何人書房裏來？”看門的回道：“並無外人，祇二相公進來，關上了門玩了一會，就開門出去，上院裏走了。”程翰林心裏疑惑道：“沒的就是他不成？”回到院內，叫過程燁來。追問道：“你哥哥書房中的文章，是你給他看的麼？”程燁祇是搖頭。程翰林道：“夫人，你再仔細問他。”蘇氏夫人，千方百計，嚇逼不過。不覺開口應道：“是孩兒偶然作孽。叫父親大人不必疑怪。”程翰林夫婦二人，見程燁口能說話，且通文理，心中又驚又喜。

一日，程翰林考問程燁五經左史，以及諸子百家等書。左右根尋，總盤詰不住。程翰林方知程燁前世是個無書不讀，無一不會的個成學。遂向夫人蘇氏說道：“此子日後，必能大振家聲。斷不可以庶子待他。”蘇氏夫人答道：“這是不消你說的。”就與程炘同在一個書房裏念書。這程炘是哥反受兄弟程燁的教訓。朝漸夕磨，一半年間，把程炘別撥得也明白了。遂與程燁同年入了邑庠。

卻說這程翰林家，有一件傳家之寶，乃金如意兩枝。前十年時，程夫人夜夢一女子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進他屋裏，拿去金如意一枝。說道：“程太太，我暫且借去一用，十年以後，定來奉還。”天明看時，果然少了一枝。左找右尋，並無蹤影。沒去已久，也不提了。及至程燁受生以後。程夫人又在佛前討得一籤。其佔云：

玉麟成雙非無緣，如意一支暗引前。
寶物還家可坐待，何妨借去已多年。

程夫人把這籤帖拿給程翰林看。程翰林道：“燁兒日後成人，或者給你復看此物，也未可定。”不提。

話說這程燁進學，年祇八歲。到十歲就補了廩。十二三歲就成了錢塘縣的一個大名士。事親至孝，待兄甚恭。日與程炘兄弟兩個，奮志讀書。但家中人提起師弟兩字來，他就不覺泣下。說起姊妹兩字來，他便終日嗚咽。父母問其緣故，總不肯說。程翰林料其事係前生，以後夫婦二人從此也不再問他了。馮兒轉生，暫且不提。

但不知秋英受罪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